

*De ca
mer on*



(意) 乔万尼·卜迦丘

十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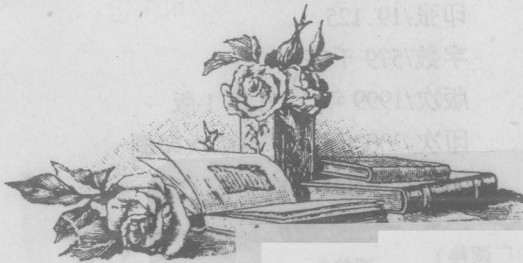


十日谈

[意大利]乔万尼·卜迦丘

红军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意)卜迦丘著;红军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ISBN 7-80639-314-5

I.十… II.①薄… ②红…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923 号

十日谈

作者/(意)乔万尼·卜迦丘

译者/红军

责编/高明才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125

字数/579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314-5/I·104

定价/1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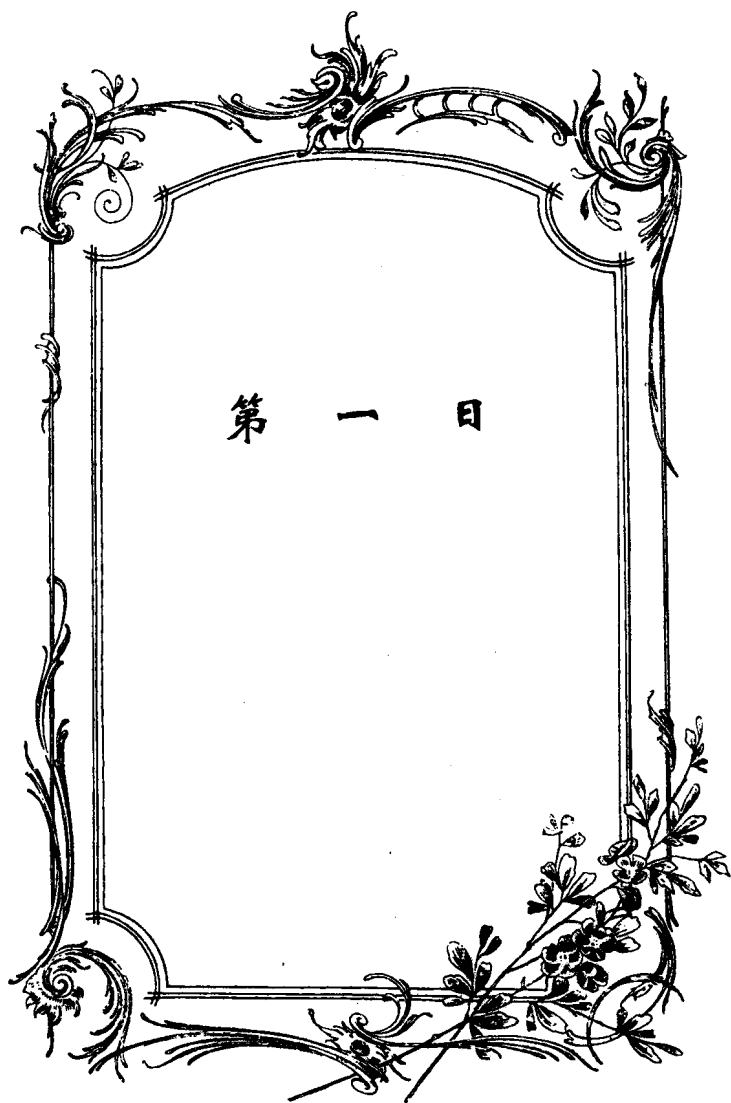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一日



故事第一



恰泼莱托在弥留之际编造了一篇忏悔，骗得神父坚信不疑，使得生前无恶不作的他，死后却被人当成圣徒，被尊称为“圣恰泼莱托”。

我的亲爱的小姐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应该把伟大的神圣的造物者的姓名作为开始。既然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我就打算拿一件天主的奇迹做为题材，你们听了，好对于永恒的我主的信心更加坚定，并且以更大的热忱来永远地赞美他。

世上的万物，本来是匆促短暂、生死无常，还要承受身心方面各种困盹、苦恼，遭受无穷的灾难。我们寄居在天地万物之间，而且是这万物中的一分子，实在弱小无助，既没有能力抵御外界的侵扰，也承受不了深深的折磨——幸而大恩大德的主把力量和智慧赐给了我们人类。可是我们应当深信，这恩宠却不是依靠我们的功德而得来。别这么想，我们要知道这是全凭了天主的慈爱和诸圣的祈祷！

那些圣徒们，最初也是普通人，和我们比并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活着时，一刻也忘不了主，因此如今在天上被我们祝福、得以永生。我们在祈祷中，不敢向审判者直接诉说自己的愿望，只好向圣徒们倾吐我们的切身要求，请他们，代为转达天听——因为他们根据自己本身的经验，得以知晓我们人性的弱点。

我们的普通人的眼睛虽然设法弄清神旨的奥秘，但是知道天主的慈悲是无限的。有时候，我们受了欺骗，竟然会误托那永远遭到放逐、永远不能觐见圣座的人来传达我们的祷告。天主是不受欺蒙的。尽管如此，天主还是感于祈祷者的诚心诚意，宽容了他的愚昧，也不与那被放逐者计较他们的深重的罪孽，依然垂听那误将罪徒当作了圣者的祷告。在我这个故事中，这一层就体现得最清楚。我说“最清楚”是对我们人类来说的，而不是指天主的判断。

很久以前法国有个大商人，名叫缪夏托·法兰西兹，他因为有钱而且很有势力，所以做了法国的爵士。那时国王的弟弟查理受了教皇卜尼法斯的召见，要到托斯卡纳去，缪夏托·法兰西兹被派做随从，一齐前去。像往常的商人们一样，临起程时，他发觉好多事情还要等着料理，

时间紧迫,有好多事务来不及办妥,只好设法委托了别人。只是有一件极难处置的事没有托付妥当,那即是说,他放给很多勃艮第人的债,还没有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帮他收债,他知道这班勃艮第人都不守信用,而且不讲道理,所以一直犹豫不定。一时也找不出一个精明的人来,可以对付勃艮第人的霸道。

他考虑很久,才记起有一个身材矮小、衣着华彩艳丽、时常在他巴黎的寓所里进出的人物。那人是恰贝莱洛·达·普拉托。那些法国人不知道“恰贝莱洛”是“木桩”的谐音,只看到他衣饰上乘,还以为这字跟“卡贝洛”(花冠)是相同的,于是就把它叫做“恰泼莱托”(花冠的爱称),就这样“恰泼莱托”“恰泼莱托”地叫开了,他的真名反而却被人们忘记了。

提起这个人,他的为人可真不敢恭维。他是干公证人这个行当,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就是编造假文书。假如他真写了一份绝对公公正正的契据,他反而觉得无地自容。好在文契一经他的手,作伪做假的多,真实完整的少。更奇怪的是你并不要出多少钱,他也愿意给你一份假文书,他宁愿奉送!他最高兴的就是帮人发假誓了,你求不求他,他都不愿错过这机会。那时候,法国人对于发誓是十分重视的,没有人敢随便发誓。可是每逢法庭上要出席作证、凭着他的信仰起誓时,他总是无所谓地发一个大大的假誓,所以每次他都依靠这种无赖手段胜诉。

他还不知疲倦地在人家骨肉、朋友和不相干的人中间挑拨是非,散布谣言,事情闹得越大,他就越得意。碰到别人找他谋害人命、或是干投其所好的差使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从不推辞,遭他暗算而送命的人不计其数。对于天主和圣使,他一味亵渎,哪怕是为了一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小事都可以暴跳如雷。他从没走进过教堂。一说到圣礼圣餐,他总是使用着最难听最下流的字眼,好像在讲着不值一提的东西似的。另一方面,酒店和下流的场所,却始终留有他的踪迹。他离不开女人,就像恶狗离不开骨头,再没有哪一个恶徒像他那样有悖天主、违反人道的了。他做起偷鸡摸狗的勾当来心安理得,就像是修士向天主奉献牺牲一样。他好吃好喝,身体都被他糟蹋坏了。他又是个出名的赌徒,专门做手脚、掷铅骰子,骗别人的钱。

我何必在此罗哩罗嗦呢,自古以来恐怕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了。总之,曾经有一段时期,他凭他的奸诈为缪夏托做事,而缪夏托也仗着



自己的财势庇护他，把他从受害人的手里、从法律的掌握里救了出来，而且不止一次。

现在缪夏托就想起了恰泼莱托来，他的历史全在他脑子里，他认为要想对付那些粗暴的勃艮第人就非他莫属了。他派人去把恰泼莱托请了来，向他说道：

“恰泼莱托，你知道，我就要出国去了，不知哪天才能回来。我还有些债务没跟勃艮第人结算，这班人刁钻圆滑，我想不劳驾你走一趟，就再没人可以把我的债收回来了。再说，你现在也是闲着没事，要是你答应去的话，我将来自然会给你向国王讨一份护照。你收账回来，便从账款里提出相当的一部分来给你做酬劳。”

恰泼莱托这时正闲着没事，手头很紧，如果向来庇护他的缪夏托一走，那情况就越发惨了，所以他想也不想便一口应承下来。两人谈妥之后，缪夏托就启程了。

恰泼莱托带着委托证明书和护照，来到了勃艮第。那里没有人认识他。可是他居然一改往日的本性，用温和且公平的态度来催收账款，行为检点，尽他的本分与他的职务，好像他要将那邪恶的手段都藏起来，准备到最后才一下子使用出来。

他寄居在两个放高利贷的佛罗伦萨人家里。房东是兄弟俩，看到恰泼莱托是缪夏托派来的人，很是优待他。想不到他们在他们家里反而病倒了。他们随即给他请来了大夫，还差遣仆役侍候他，凡能尽力的地方都尽力做到。

可是一切都不见好转。他太老了，以前的生活过得又荒淫，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到最后，医生说没救了，使得那俩兄弟万分焦急。有一天，他们在紧贴着病室的一间房里商量起来了。一个问另一个说道：

“我们如何处置这个病人呢？这件事可不好办哪，把病人撵出门外吧，情理上说不通，会受人指责。大家看见我们把他领进家，而且又忙着替他请医、派人侍候他，现在他快要死了，他也绝不会再做出什么得罪我们的事来，却忽然被我们撵了出去，这怎么行呢？再反过来说，他这一生都充满邪恶，绝对不肯忏悔认罪、接受教会的圣礼。一旦死了，教堂也一定不会收留他的尸体，他岂不是要像死狗一般被扔进沟里吗？就算他认罪，他的罪孽深重，神父或是修士都不会赦免他的罪恶，或是

能够给他原谅他。要是他得不到赦免，那不是一样会给扔到了沟里去？若是弄出了这样的事，那当地的人们就会恨我们做着这行当，天天骂我们是不义之徒，而且会趁着这机会，一窝蜂冲进我们的家来抢劫钱财，一边高喊道：

“这帮伦巴第狗子们，连教堂都不肯收容，快给我们滚蛋吧！”

“他们会这么冲进来，不仅抢夺我们的财物，说不定还要杀了我们。所以说，一旦那个人死在这儿，我们可要受累啦。”

方才说过，恰泼莱托只跟他们隔着一层板壁，病人的听觉又非常敏锐，所以他们的对话被他听了去。他把那对兄弟请到了自己的病房中来，向他们这样说道：

“请你们不必担心我会连累你们。刚才你们在隔壁房间里所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假如事情真是向你们所预料的那样，那么结果也是那样的。可是我有没办法挽回这局面。我一生违悖天主行事，不知犯了多少罪孽，要是在临死之前，再犯一次，那也无所谓了。快去请一个最虔诚、最有德行的神父来——如果天下真有这种人的话。剩下一切你全不用管，我有办法把事情办得圆满，使你们感到满意。”

这兄弟俩虽然并不抱有什么希望，但仍然去了修道院里，说是家里有一个伦巴第人快死了，要请一个圣洁而有学问的神父来作祷告。修道院便派了一个非常圣洁、极有学问、精通《圣经》、并且为全城所敬重的神父跟他们去了。

神父进了病房，在床边坐下，先安慰了病人几句，然后就问他离最后的一次忏悔已经多少时间了。恰泼莱托这一辈子从未忏悔过，可他却回答道：

“圣父，我从来都是每礼拜忏悔一次，有时还不止一次呢。可是说真的，自从病了以后，这八天中我还没有忏悔过，我就被病魔害得这么苦！”

神父就说：“孩子，你这样做很好，你应该坚持你这个习惯。既然你经常忏悔，也就不必我多听多问了。”

恰泼莱托说道：“神父，不要那么说。不管我忏悔了多少次，我还是时时渴望把我所记得起来的一生的罪恶，从我落地出生一直算到现在，直到此刻做着忏悔为止，原原本本地吐露出来。所以，好神父，请你就把我看作从未忏悔过一般，仔仔细细地询问我吧，不要因为我躺在病床



上就对我宽容。我愿意牺牲我的肉体的舒适,也不想我的救主用他那宝贵的鲜血赎回来的灵魂沉沦在深谷中!”

神父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心地纯洁的有力的说明,着实称赞他的虔诚。于是就询问他可曾与妇女犯过奸淫罪。恰泼莱托叹口气回答道:

“神父,对于这种事,我怕我会犯自负罪,所以不好意思对你说出真话来。”

神父回说道:“放心说好了,只要你说的是实话,那么不管是在忏悔,还是在其他另外场合,你都决不会犯罪的。”

“既然是这样,”恰泼莱托答道,“那我就照实说了,我还是一个童子身呢,就像我刚出娘胎时那样清白!”

“啊,愿天主赐福给你!”神父嚷道,“这种品德是难得的啊,你自动发誓,保留清白,功德远远胜过我们和其余受着戒律约束的人。”

神父接着又问,他可曾冒着天主的不悦而犯了贪吃之罪。

恰泼莱托叹着气说:犯过,这种罪他也不知犯了多少次。除了像其他信徒那样连年遵守着四旬斋的禁食外,他还每礼拜至少斋戒三日,只吃些面包和清水。可是他喝起水来——尤其是当他作祷告累了,或是在朝圣的途中走累的时候——却放量猛喝,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呢,就像酒徒在喝酒一样。而且,他好多次真想尝尝女人们上城去所拌的那种极其普通的生菜。有时候,吃东西会引起他的快感,对于像他那样修心斋戒的人那实实在在是不应当有的。

“我的孩子,”神父说道,“这些过失都是人之常情,算不了什么的,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每个人都是如此,不管多么虔诚,在长期斋戒之后再度进食,在倦渴的当儿喝水,精神都会为之一爽的。”

“啊,神父,”恰泼莱托说,“请别拿这些话来安慰我吧,你知道我并不是不明白,凡是跟侍奉天主有关联的事,都要诚心诚意、毫无怨言地做去,不然就是犯罪。”

神父听了非常高兴,就回他道:“你有这一片心,我极其高兴,我也忍不住要赞美你那纯洁善良的心灵。可是请告诉我。你有没有犯过贪婪罪呢?——比如追求不义之财啊,或是占用了他人之物啊。”

“神父,”恰泼莱托说,“请你不要看我住在高利贷者的家里你就怀疑我,我和他们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不,我来这儿本意是为了想劝告他

们,要他们洗心革面,从此不干那种罪恶的勾当。我深信我原可以做到的,要不是天主来召唤我去。你还要知道,我的父亲是很富有的。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留给我一大笔遗产,这笔遗产,我给了别人一大半。我为了自己的生计,也为了可以救济贫困,做了一点小本生意,想挣取一些利润,可我总是把辛苦赚来的钱均分为二,一半留给自己需用,一半送给了穷苦无告、信奉天主的贫民们。承蒙天主的恩典,我干得很顺利,生意逐渐地兴旺起来。”

“你这样做好极了,”神父说,“不过你是不是经常发怒呢?”

“噢,”恰泼莱托说,“我只能告诉你,那是经常有的事:谁能看着人们整天无所事是,全不把天主的戒律和最后的宣判放在心里,而忍受得住一腔怒火呢?我一天里有好几次都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想苟活着眼看青年人追逐虚荣、各种骂天恨地、发假誓,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却从不跨进教堂一步。他们只知道向着世俗的路越走越远,不知道追随天主的光明大道。”

“我的孩子,”神父说,“这愤怒是正义的愤怒,我不能够让你把这正义的愤怒当作罪恶忏悔。不过你可曾逞着一时之忿,杀人、伤人、污陷了人、或是委屈了人呢?”

“唉,神父,”恰泼莱托回答道,“你这天主的弟子也会问出这种话来?像你所说的种种罪恶,别说真做了,就是存着一丁点儿想法吧,你难道以为天主一直会宽容我到现在吗?这都是盗贼恶汉的行径呀。我每次见了这些人,几乎都要对他们说:‘去吧,愿天主来拯救你们!’”

“愿天主降福于你!”神父说,“可是请告诉我,我的孩子,你是否做过假见证来陷害人,有没有诋毁说过他人?别人的东西你有没有无偿占有过?”

“唉,神父,说真的,”恰泼莱托说,“我当真毁谤过别人。我从前有一个邻居,往往无缘无故地殴打他的老婆,我实在看不惯了,有一次就告诉了她的娘家,说他如何如何不好——我真是替那个不幸的妇人难过,她的丈夫喝醉了酒打起女人来,天知道有多么狠毒呢。”

于是神父又问:“你说过你是个生意人,那么你是否像别的生意人一样使用过欺骗敲诈的手段?”

“啊,神父,我记得确实实有过这么一回,”恰泼莱托说,“可是我现在无法知道那吃亏的人是谁了。他除了我的布匹去,后来付款的时



候我没有当场数，就扔进了钱箱，过了一个月，我拿出来数时发现多出了四文钱。就把这钱另外放在别处，好归还给原主，可是等了他一年还不见他来，我就才把这四文钱施舍给了穷人。”

“这是件小事，”神父说，“你处理得也很正确。”

于是他继续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恰泼莱托又像刚才那样一一作了回答。最后，神父正准备为他行赦罪礼的时候，他大声嚷道：“神父，我还有一件罪恶没有能够向你忏悔呢。”

神父忙问他是什么事，他就说：“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六做过午间祷告之后，我叫我的女仆打扫房间。我本来应该尊重我主的‘圣安息日’的，可我却并没有遵守！”

“喔，我的孩子，”神父说，“那也的确是一件小事。”

“不，”恰泼莱托说，“你别那么讲：这不是一件小事，圣安息日是我主复活的节日，应该受到多大的尊敬啊。”

神父又问道：“那么你还有别的罪过没有？”

“唉，神父，”恰泼莱托回答道，“有一次，我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竟在圣洁的教堂里随口吐了口水。”

那神父微笑说道：“这种事千万你别太在意，我的孩子。我们做修士的也每天在那里吐口水呢。”

“那你们就真是不应该了，”他回答道，“别的一切还无所谓，天主的圣殿却是圣洁的场所，应当保持十万分的干净才是呀。”

总之，他还说了许多这样的事。后来他却开始呻吟起来，后来又索性放声大哭了——只要他高兴，他是能够维妙维肖的把悲伤绝望的神情表现出来的。神父急忙问道：“孩子，你为什么这样伤心？”

“唉，神父，”恰泼莱托回答说，“我还有件罪恶一直没说出来哪，我没有勇气说，因为我非常的惭愧，我只要一想起来，就哭得像你刚才所看到的那样子，依我看来，天主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这罪恶了！”

神父就说：“别哭吧，我的孩子，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哪怕世间所有的罪恶，甚至是世界末日，人类所要犯的全部罪恶统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只要他果真能投奔光明，像我所看到你的这种情景，那么天主的仁爱 and 恩德是永无边际的，只要罪人认罪了，天主就会赦免他。所以你尽管放心的对我说吧。”

罪孽是如此深重，除非你帮助我，你的祷告能够感动天主，我是怎么也不敢有被赦免的希望。”

神父就说道：“尽管说吧，我答应你一定为你祷告。”

恰泼莱托依然还是哭着，只是不愿说。那神父劝了大半天，他才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神父，你既然答应了为我祷告，我就说出来吧。你要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咒骂过我的母亲呢。”说完这句话，他又放声大哭起来。

“我的孩子，”神父说，“你真的把这视作是这么一件重大的罪恶吗？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都在诅咒天主，可是只要这些人一旦忏悔，主就会宽赦他们。你只不过犯了这么一点点过错，就以为主永远不会赦免了吗？别哭啦，宽心吧，听我说，你能够这么深切地忏悔，像我现在看到你的这一副光景，那就算是你跟人一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也一定会赦免你的。”

“唉，我的神父，你这是说什么话呀？”恰泼莱托回答说，“我的母亲十月怀胎才得以把我生下来。千辛万苦才把我养育大了，我竟然咒骂她，这真是罪大恶极呀。要是你不为我在天主面前祷告，我就永远不会得到赦免了！”

神父看他再没什么忏悔的了，就给他行了赦罪礼，为他祝了福，以为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把他看成了世界上最虔诚的人。这些话都出自一个临死的人的嘴里，又说得那么诚恳，谁听了还怀疑呢？仪式举行完之后，神父又说：

“恰泼莱托先生，凭着天主的庇护，你的病不久就会好的，但是如果天主要把你那圣洁、善良的灵魂召唤到他面前，你是否同意让你的遗体安葬在我们的修道院中？”

“当然了，神父，”恰泼莱托回答说，“我不愿意葬在其他场所，因为你答应了为我向天主祷告；再者说了，我对天主教特别崇敬。所以我请你回去之后，就把你们天天早晨在圣坛上供奉的我主的‘真身’送我这里来，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允许，尽管我对这份光荣不配，领受圣餐，然后就行‘终敷礼’，这样，虽然我活着的时候是个罪徒，死的时候却至少也可以像个天主教徒了。”

那善良的神父听了这些话后非常高兴，说恰泼莱托的那些话讲得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非常的好，并且答应为他把圣餐送过来。他出了病房不久之后，果然送来了圣餐。

那兄弟俩呢！他们请来了神父，心却总是放不下来的，害怕恰泼莱托是有意玩弄他们，所以一直躲在隔壁屋子里。隔着一层板壁偷听着，恰泼莱托对神父说的所有话，他们每句都听了去。有好几次，他们甚至忍不住想笑出来。他们私下谈道：

“这个人可真不简单，衰老和疾病，都无奈他何；他也不怕死，等一会儿就要站到天主的座前去接受天主审判了，却还是施展出他那惯用的手法，临死都不改！”可是既然恰泼莱托凭着弥天大谎，能够安葬在教堂里，兄弟俩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恰泼莱托很快受了圣礼，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又受了终敷礼。就在他为他的一生深深忏悔的当天，晚祷过后，呼完了最后一口气。那兄弟俩用恰泼莱托的钱，为他隆重举行了丧礼，同时派人到修道院去请修士到来，按照习俗，为死者举行夜祷，又请他们第二天早晨主持殡仪，料理一切事宜。

那为他祷告的神父得了报丧的通知后，便亲自来到院长面前，打钟召集了全体修士，告诉修士死者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君子——你只要听到他的忏悔就可以知道了。他希望天主能通过他而显示许多神灵，所以希望大家以最大的尊敬和最诚恳的诚心去把他的遗体迎接来。院长和众修士被他这么一说，都坚信不疑，一致表示同意。

那天晚上，修道院的全体院士来到恰泼莱托的遗体前，为他举行了庄严而盛大的夜祷。次日早晨，个个都穿戴起整齐的法帽法袍，手持《圣经》，胸前挂着十字架，一路上唱着圣歌，用最隆重的仪式去迎请他的遗体。这件事哄动了整座城市，全城老少几乎全都紧跟在队伍后面走。等灵柩抬进教堂，那听取恰泼莱托忏悔的神父便登上法坛，宣讲恰泼莱托的一生奇迹，把他的斋戒、童贞、清白和圣洁等等都讲了出来。在这种种善行之中，他特别提到了恰泼莱托怎样痛哭流涕，向神父忏悔他自己认为是深重的罪孽，他好不容易才叫那圣洁的死者确信天主会赦免他的罪过。说到这里，他就对坛下的听众斥责到：

“可是你们，天主所不容的人，连脚下绊根草，都要亵渎我们神圣的天主、我们圣洁的圣母和天上的诸圣！”

另外，神父还把恰泼莱托的忠诚和圣洁大大地宣扬了一番。总而